

王京隆对皖西文学的贡献

徐 航

王京隆(1933—2016),今蚌埠市南郊雪下乡大王庄人。大王庄如今已划作蚌山区湖滨社区,变成蚌埠拓展区的高楼大厦了。

京隆说他“在乡间学屋苦读十年”。实际上,农家忙月如火。五月打麦,六月耘禾,九月收稻,十月冬藏。王家人手又少,京隆常被迫辍学,去帮助农民的父母劳作。据京隆的儿子王洪彦说,“父亲读书一直是断断续续,半耕半读,实际上真正读书只有五年半时间(含解放后读书半年)”。由于读书不多,根基不深,使他在创作实践中遭遇到难题,不得不从头花了数倍精力,以作补救。京隆终生苦读,感天动地。他为了学习古汉语,自编了一部教材;仅仅是通假字部分,稿纸便密密麻麻写了100多页。

王京隆于1950年4月16岁时,由于父母不让他读书,于是不告父母,离家出走,入蚌埠市第四期干部学校学习,在蚌埠市中粮公司工作4个月,后,于1950年9月来到六安,先在寿县农村参加土改,然后在寿县县委工作,并于1955年3月在寿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55年12月至1959年1月,王京隆在《皖西日报》担任记者、编辑。1959年1月至1962年7月,在六安地区文联工作,负责编辑《皖西文艺》。接着,六安文联撤销,《皖西文艺》停刊。王京隆经过5次申请,婉拒多位领导挽留和朋友的劝说,于1962年12月自愿下放到大别山深山、皖豫交界处的全军公社担任团委书记。不久,安徽省民政厅发现了他,调他去合肥“安徽省烈士传记编写组”编写烈士传记。1966年1月,编写组结束工作。当时,从全省老区抽去的5名干部,有4人均申请留在合肥工作,而独有王京隆没有申请,但有关领导偏偏看中王京隆要留下他,这一步对王京隆的“打击”甚大。于是王京隆在金寨县委组织部与省民政厅之间,上下托人、求告甚至哀求,终于回到金寨。

回到金寨之后,王京隆并没有回到亲爱的全。有关领导说他不适合回到山村,应该在县城发挥“更大作用”。于是,从1966年1月至1973年8月,王京隆留在金寨县民劳局工作。此后才调到文化部门,先在县文化馆后在县文化局担任创作组长,直到1993年10月退休。

王京隆迷恋文学,为了文而折腾,还令夫人、家庭也跟着折腾。他的夫人肖如芬,与京隆同年,娘家距大王庄不远,是一位精明、能干的淮河姑娘。她初入文化程度,能写简短书信,于195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(比京隆足足早了5年),属“人中龙凤”。她解放初在蚌埠市区一家酱菜厂担任负责人,她随王京隆落户深山,丢掉城市户口,当她和儿子从山乡回到王京隆身边时,问题来了,三个人吃京隆一份商品粮,显然不够,黑市粮又难买,肖如芬不得不两度重回大王庄务农。其实当年王京隆就在县民劳局工作,解决户口的先例不少,但他就是免开尊口,致使肖如芬十多年间演绎了一出“三进山城”。一直到1979年,国家放宽了城市户口政策,肖如芬母子才落实城镇户口,吃到商品粮。

其实王京隆迷恋基层,一心一意深入民间,是有原因的。原来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就是安徽著名的文学青年。当年要想出版个人文学著作,真是难于上青天。可是,1958年至1959年,王京隆25—26岁时,安徽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他的两部文学作品,散文集《爱国社散记》、短篇小说集《四叔婶的故事》。前书印了4070册,后书印了5000册,流播全省以至省外,使王京隆这个名字震动安徽文苑。接

着,他在上海《萌芽》、安徽《安徽文学》和六安《皖西日报》上,发表了一批文学作品。同时,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,他又酝酿、写出一部反映大别山革命斗争的16万字长篇小说《一声春雷动》(这部小说1966年初寄给上海文艺出版社。当时上海的“革命”风暴雨幕已显,当然吃了退稿闷棍,京隆一怒将文稿烧了,致使这部长篇永远沉湎于人间)。……看到了这些,我们终于明白王京隆的初心:他是响应伟大领袖的《讲话》号召,一切有出息的文学家、艺术家,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,必须深入基层服务于工农兵、服务于祖国和人民。因此他才不顾一切,毫不犹豫,落户金寨,深入山乡。

王京隆折腾自己、折腾家庭,但对发展金寨县的文化特别是文学事业,毫不折腾。金寨县1932年建县,除了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安徽大后方为文人青睐之外,从此之后便沉落深山,渐难为外人所知,文学逐渐与皖西大地一起,被轻贱者称作“沙漠之地”。而王京隆来了,走遍金寨的山山水水,俯视这片对中国革命作过重要贡献的壮丽大地,不仅“相看两不厌”,而是献出了整个身心。

王京隆从1966年元月到1973年8月在金寨县民劳局工作,从1973年8月到1993年10月在金寨县文化馆、文化局工作这28年间,以至他退休后直到2016年辞世这23年间,凡51个春秋风雨,历半个世纪岁月,王京隆作为一名文化干部、普通党员、金寨人民的忠勇儿子,孜孜终日,孜孜不懈,夙兴夜寐,尽力竭智,做着热情、辛勤、无私的贡献。

王京隆知道,要想发展金寨县的文学事业,首先必须发现、培养一大批文学人才。这点,他从以下几方面着手:一是他经常到各乡镇采风,注意发现人才,同时注意从报纸刊物上“找”作者,并与之建立联系,相互在写作上赋能;二是创办《梅山文艺》,担任主编,为文学青年搭建创作平台;三是举办文学函授班,让文学青年接受系统的知识培训,其中还穿插多次面授;四是鼓励学校和社会上文学爱好者办文学社团和油印文学小报,激发青年们的写作兴趣;五是积极热情地约集一些创作上的朋友,定期拿出作品,互相传读,互提作品意见,互济互补,共同提高,直到满意为止。如此内外发力,终使金寨县文学事业改变了面貌,出现一批文学新人,如周拥军、吴孔文、程勇、易志刚、蒋爱等人。其中周拥军写诗1000多首,在全国各大报纸、报刊发表,成了皖西以至安徽的著名诗人。吴孔文如今是六安市委协会有副主席,依然不断地向文苑、向社会贡献精美的散文。

王京隆个人呢,我们说,“京隆的作品是皖西当代文学的高峰之一”,他的文学语言“可列皖西当代文学的前茅”。

京隆在文学创作上的升格和突破,是从散文诗开始的。京隆在散文诗《淮音》(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)的《跋语》中说:

我最早读到的散文诗是柯蓝和郭风的“两笛”,后来才读到惠特曼、波德莱尔、泰戈尔、德富芦花等大师们的作品。

我是一个孤独寡闻者,又是一个求知狂。我第一次读到柯蓝的散文诗时,他的深邃的哲思,美丽的文辞,自由、活泼、简洁的文体,一下子攫住了我的魂魄!于是我到处寻找散文诗的踪迹,并潜心地学习它。

当我的第一篇散文诗在1962年《羊城晚报》发表后,我便走上了散文诗创作的漫长道路。

京隆在文章中所说的“两笛”,指柯蓝的

《晨曦短笛》和郭风的《叶笛集》。京隆从“两笛”起步,眼界逐渐开阔,建立了全球视野,又精读了中外名家的散文和散文诗,发现了散文诗这种诗体的美妙,也发现了自己与大师们之间的差距,从而不断学习、补课,研究古汉语,提高自己的哲思,净化自己的素养,并笔耕不辍,多写、多发表散文诗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,中国出现了散文诗创作空前繁荣的景象,京隆也随之起舞,他的散文诗创作在安徽、在全国逐渐崭露头角。1990年,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京隆的散文诗集《白色鸟》,著名诗人严阵为其作序,该书印了4200册,极受欢迎,一时脱销。

京隆的散文诗贵在语言之美。文学创作的关键,实际上是在写语言。孔老夫子说: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”;高尔基说:“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”;而唐代大诗人杜甫,更是有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追求和呼喊。纵观刘勰把文章风格概括为八大类,其中的典雅、远奥,精约,新奇,京隆的散文诗都通过语言鲜明地体现出来。京隆在《语言之魂》一文中说:

“语言是心声‘好言自口,莠言自口’。心动而言发,言发而见性见智。于是便产生出‘一语道破天机的妙用,一言兴邦’的奇迹。语言可以摹‘难显之状’,可以达‘难传之情’,可以‘笼天地于形内,挫万物于笔端’,‘发蕴而飞漂,披故而致章’。《易》曰:‘鼓天下而动者,存乎辩’。”

“语言经过历史的淘洗、锤炼和净化,构成文辞,使语言走向纯粹”。

“现代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,标志着新的语言意识的觉醒。它们规避理性,追踪情绪;绕过口语,透视心理;漠视推理,重视表现;一步步逼近内在生命的临界点。这样,语言和语言的交流,便成为生命的相撞和相融。语言和生命同样躁动不安,渴望探险,渴望蜕变,渴望回归生命本体……”

王京隆自1962年开始发表散文诗开始,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,努力攀越,终于登上中国散文诗的高峰。2003年,全国有影响的刊物《中国散文诗》,将京隆载入中国近20年散文诗发展“有代表性”的12位散文诗作家之列。王京隆在皖西矗起一座散文诗高峰,超越这座高峰者咱们乐得后生。

王京隆作品是皖西当代文学高峰之一的一个表现,是他的散文创作。

2008年9月,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京隆散文集《大野》,收散文113篇,26万字。最近,徐航编了一部《王京隆全集》,基本囊括了京隆的全部散文,共152篇,30余万字。

京隆的散文制作精短,每篇两千字左右。文相惜,语言诗化,情思隽永,充溢美感和哲思,非常耐读。

金寨县是新设置的县份,诞生不足百年。山川秀丽,民风古朴,集鄂豫皖三省五县黎民之乡音,是一个和衷共济的大家庭。它饱受战争的创伤,新中国成立后,为兴修水利,又淹没10万亩良田。……曾几何时,乡亲们昼夜守望望着这片土地,与贫困不懈抗争。金寨县得到王京隆,是一种幸运。

京隆的散文,除了少数写蚌埠故乡和皖西其他地方的篇什以外,百分之八十的篇章,是写金寨的山川、风情、人物、历史、鸟兽、树木、花草等等,几乎是无所不包,非常全面,非常详尽。他写人物,几乎全写平民、百姓、小人物;他写山川、村落,常写人迹罕至之处,为我们展开了新的一幕。而且它的笔端总是凝结着深情,不乏滴泪日、字字血。

京隆的散文,有时具体写一个地方,往往

历经数年、几十年,反复深入,反复观察,不仅写出它的特别之处,而且写出特别之处产生的原因,使我们读之久久难忘。这,最典型的是《回望陈龙》。京隆多次采访陈龙,写出了数篇文章,写出了陈龙的静谧安宁,写出了陈龙的淳风美俗,写出了陈龙的团结互爱、辛勤劳作、随遇而安和与日俱新、与时俱进,从而最后得出“无私和,不凝聚;无相助,不生存;无挚爱,不人类”的结论。

王京隆还是皖西写报告文学的名家。他跟踪采访长征战士,曾为毛主席炊事员,解放后回故乡金寨县任几个粮站主任的李开文数十年,两人结为密友,无话不谈,曾多次为他写文章,其中以4万多字的《李开文的故事》最长。皖西以至安徽所有有关李开文的文学、艺术作品,几乎都是以王京隆有关李开文的作品作为母本。

王京隆的另一部报告文学名作,是发表于《清明》1985年第一期的中篇《从田走向世界》,该作具体写以挂浆松为首的霍山县八户农民办的“霍山县农工商外贸产品联合加工”的业绩。“八户厂”是霍山人民创业史上的壮举,更是八户农民在造福求富道路上所表现出的空前勇气和志气!京隆这篇报告文学和稍后写的反映同一题材的《风景这边独好》(中篇),不仅写出了八户农民奋斗的成功,更反映了他们奋斗的艰难。这在当时的六安地区以至安徽省,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推动。

由王京隆提供素材,由陈桂棣、春桃、京隆合作推出的两部中篇报告文学,发表于著名期刊《当代》。这就是2010年第四期《当代》的《“叛徒”何曼》,2011年第一期《当代》的《失语的红军》。这两部中篇传播更广,影响深远。

王京隆为人豁达,乐观,不乏幽默。说来读者可能不信,他还很会跳舞,胡琴和小提琴拉的水平也不错,而且是一位气功专家。

王京隆不惜行数百里,到故乡蚌埠寻找舞者。舞者是一对伉俪舞星,受过日本国际舞大师北条张弘的指导,荣获过全国第三届国际舞锦标赛亚军、安徽省首届国际舞锦标赛冠军。京隆以一个月每日6小时的流汗代价,学会了中外各种舞蹈,之后回到金寨深山开设舞厅教舞。直到如今,梅山镇一些老年男女还依稀记得,当年王舞者如何给他们带来了青春的觉醒以及沉入舞池的欢乐。

王京隆拉二胡、小提琴,先学的是二胡。他学二胡主要是靠自学,但也不乏名师指点。京隆曾说,在“天下大乱”的动乱年月,他曾同音乐朋友一道,去找中央民族乐团的二胡专家张韶请教,去找二胡大师刘天华的胞弟二胡专家刘北茂请教,去找二胡演奏家闵慧芬请教,去找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(出国,未遇)请教。京隆的二胡学到何种程度呢?简单说,他曾经毫不丢脸地多次登台演出。

京隆在自己一部文集的跋语中曾说:“我生性率直。于人事,毫无戒备与惕厉,喜欢单刀直入,坦诚直言。而直言只有直言的人才爱听。世人多长顺耳,需要吹捧、奉承和溢美的赞美,这些我都不去。我不懂得回避、曲折、心计与权术。……我甘甘落后,自认倒霉。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屈从,逐流,去做媚俗的奴骨!”

“我只愿做一个真实的人,自信而又自在的人。我只愿向完整的人格看齐!我简单地活着,复杂地活着。我渺小又伟大,且丑又俊美,自卑又自豪,坚强又脆弱。因为我是一个复杂的人,真实的人!”

王京隆和妻子肖如芬,这对淮河儿女分别以84岁和87岁高龄辞世,静静地长眠在金寨的青山绿水之间。王京隆,这位对皖西文学作过重要贡献的共产党员,这位德艺双馨的作家、诗人,值得我们树以榜样学习,并作恒久的绵绵的思念。

“三·一八”也许大家都知道,但不一定知道在这场震惊中外的事件中,有两位叶集人,一个叫韦丛芜,一个叫赵赤坪,都身在其中,亲历了惨案的整个过程,他们从血泊中爬出来,并撰写诗歌加以控诉。

本来,学生是要读书的,群众是要干活吃饭的,不是非要去请愿,但是,情势所逼,爱国心使得他们不能对一些事视而不见。他们胸中装着的那颗爱国心冲撞着他们,所以在三月十八这一天,他们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游行的队列!

韦丛芜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,很多同学都参加了游行,赵赤坪和他们走在一起,打着横幅,在请愿的队伍里振臂高呼,谁都没有想到,段祺瑞的卫队穷凶极恶,竟然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射出了罪恶的子弹。

子弹从赵赤坪的耳朵边“嗖嗖”飞过,游行的人们并没有因为枪声大作而慌乱,他们仍然扶着路牌,一边前进,一边愤怒地喊着口号。很快就有人倒下,赵赤坪弯腰去扶身边一位受伤的青年,还没来得及走到近前,另一人又中弹了。那个人倒在地上,双手搂住膝盖。血从他的指缝中汩汩流出。赵赤坪爬到他的身边,关切地问:“怎么样了,还能走吗?我扶你起来!”那个人紧紧咬住嘴唇,脸部因剧痛而有些扭曲,赵赤坪解开脖子上的白色围巾,给那个人捆扎,殷红的鲜血弹溅从白色中洒出来。又一发子弹飞来,那人一把把赵赤坪:“快躺下!”

这一推,赵赤坪躲过了子弹,而他自己胳膊又中了弹,血飞溅在赵赤坪的脸上和胸前。他忍着剧痛,指着另一边:“快去帮助她们!”赵赤坪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看到一个女子正欲搀扶另一个女子挣扎着站起来,踉跄前行,可还没等赵赤坪走到近前,又一颗子弹袭来,子弹从左背入,前胸出,那女子瞬间倒下。

四周弥漫着血腥,有的在蠕动,有的在爬行,赵赤坪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了伤,只感觉头颅沉重,四肢不力,一阵晕眩,昏厥过去。

现场一片混乱,暴行中,韦丛芜也受了伤,被压在伤亡的人堆中,喘不过气来,也失去了知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他醒来,感觉全身沉重,他扒开压在身上的腿脚,发现他们都一动不动。

韦丛芜满身血污从人堆里爬出来,大街上已经安静,卫队不见了,游行的队伍也不见了,只有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人。他爬呀,爬呀,爬到街道的栏杆边。终于,有人发现了他们,把他们搀扶着回到寓所。

这一事过了好几日,韦丛芜的心绪都难以平复。他在愤激中写下诗篇:《我披着血衣走过寥阔的街心—记3月18日北京国务院前的大屠杀》:

在伤亡的堆中,我左臂下压着一个血流满面的少年,右臂下

压着一个侧身挣扎着的黄衣女生左臂下的死身已硬,右臂下发出哀绝的“莫要压我!”的声音

挣扎,挣扎,我的头好容易终得向外伸引枪声、呻吟、挣扎、哀号、艰难爬行,一路血污,只有亲身经历的人,才能够把场面书写的如此真切,如此有画面感!可以想象,24岁的韦丛芜在惨绝人寰的屠杀和纵横淋漓的血色中,思想感情经历了怎样的震颤,对段祺瑞政府的暴行内心充斥着怎样的愤慨!他要控诉,把这难以置信的事实写出来,让更多的人了解军阀政府的恶行!

韦丛芜还写了《我踟蹰,踟蹰,有如幽魂》一文,他一边写,一边流泪,义愤填胸胸臆。“三·一八”的枪声,无休止地回响在他的脑海;“三·一八”的血泊,久久地淋漓在他的目前,印记深入骨髓!

鲁迅也写文声讨,他在《纪念刘和珍君》中写道:“我在十八日早晨,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;下午便得到噩耗,说卫队居然开枪,死伤至数百人,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,但我对于这些传说,竟至于颇为怀疑。”三·一八事件死难学生中,有两个是鲁迅的弟子,刘和珍和杨德群。鲁迅的心情,可以说是“出离愤怒了”。刘和珍是未名社的忠实粉丝,《出了象牙之塔》出版后,第一个到未名社购买的就是她,订阅《莽原》半月刊全年的也是她。一个性情温和、始终微笑着的女学生,竟遭军阀残忍杀害。

鲁迅痛斥执政府的暴行,发出“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灭亡”的呐喊,并且在《无花的蔷薇之二》一文中,称“三月十八日,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”。

赵赤坪也在《莽原》上发了镌刻着伤痕的诗歌《深葬》,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憎恨,对未入人生的憧憬,表示要热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:

今后,我不再做任何幸福的幻想,我不怨恨,也不悲哀,更不呻吟。我只热烈地去完成我的工作,直到燃尽了这蜡烛的人生。

……未名社的另一位成员曹清华,是在“三·一八”惨案的次日来到北平的。一见到赵赤坪和韦丛芜,就紧紧握住他们的手,激动地夸奖:“你们是好样的,我来得迟了一步,好遗憾没能和你们一起与那暴力的政府抗争!”

曹清华所在的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军,被当地军阀打败,曹清华一起道徐州、上海,到北京来的,未名社六个成员聚在一起。大家聊了很多,聊“三·一八”,聊当前政局,聊《莽原》最新一期的稿件,聊未名社的出版问题,也聊中国的中路和未来。

不久之后,有一天中午,赵赤坪和韦素园正坐在社里聊天,进来一个陌生人。那人带着礼帽,穿一身黑衣,他先在书桌前来回走一圈,然后对赵赤坪一扬手,出门而去。赵赤坪也就站起来,跟着他走了。

这是当时所谓的“文明”的捕人方式,赵赤坪是个久经考验的人,他自然懂,就这样,赵赤坪被抓了。本来他们以为很快就会释放,可是赵赤坪被抓半个多月,也没有见出来。大家非常着急,四处打听消息,最后通过俄语专门学校的一个人,花钱买通狱卒,才打听到消息。

狱中传出话来:“这个人铁嘴钢牙,打死不说半句软话。看来确实不是共产党员,不然不能那么硬气。”于是寻人,找关系,求路条,筹保释金,写保证书,才终于把赵赤坪保释出来。

经历“三·一八”之后,未名社里年轻人对时局看得更清了,对进步和解放更有深切的向往,几个人的心更紧紧地凝聚在一起!

情系大别山的文艺青年

冯立忠



朝霞赏喂马石村 本报记者 徐缓 摄

余成器,是一位我刚刚结识不久的朋友。余成器,出生在金寨县燕子河镇五猴山下的余家大院。这个名字,是他的

大爷爷、余家有名的大知识分子起的,足见老一辈对孩子的期许。

在金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,余成器可以说是一位独特的人物。作词、出书、开民宿、收藏奇石根雕,还是县象棋协会会长,等等,在我眼里,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星子,在故乡的天空中散发着独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不久前,因为他出版的新作《岁月如歌》而相识。这本书,书名题写、序言等,可谓将星璀璨,他们对走出深山、才艺和创业有成的余成器,满满的赞许和关爱。一个山里走出的娃娃,是怎么做到的呀?

随着了解的深入,我发现余成器的长处,就在于他的魅力是多元的、独特的、奋发的。

他现在可以被称为一名词作家。他的笔尖流淌着对生活、对故乡的细腻情感。

“立夏起义在那红色土地,数万儿女前赴后继,从无数中原突围,走过了遥远的记忆。大别山,大别山,你爱心托起未来的希望,大别山,大别山,你是将军的故里,你是千古的传奇……”这首《情系大别山》,旋律优美,深情款款。余成器说,这是他30岁创作的。当时他是安徽省季候风文化传媒公司总策划。他自幼热爱音乐,热爱创作,特别在诗歌方面有执着的追求。作品多次被中国刊选中收藏,代表作有《初恋》《再看你一眼》《行走在黄浦江畔》《情系大别山》等。

22岁那年,余成器走出深山,到异乡创业打拼,长期奔走在沿海和东南亚之间。由于工作性质和地点的不确定性,他很少有空回家看看,一直很遗憾不能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尽一份责任,但他内心却时刻牵挂着家乡的山山水水、一石一景、一草一木,牵挂着养育他的红色土地和曾经对他有过帮助的人。

大别山作为革命老区,蕴藏着厚重的人文历史自然资源,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,有不胜枚举的民间

融入了他对故乡的理解与热爱。那墙上挂着的字画,是他自己创作的关于金寨的诗、词,又能让游客领略到金寨的文化韵味。

余成器还是一位石头、根雕的收藏家。民宿里的三间展示厅,是他收藏的石头、根雕,这是他在故乡的山水间寻找到的那些被岁月遗忘的瑰宝。每一块石头,每一个根雕,都有着自己的故事。这些石头和根雕,或是大自然在金寨这片土地上的独特创作。他把它们收集起来,就像是收集着故乡的记忆碎片。那些奇特的石头纹理,像是金寨大地的脉络;那些根雕的形状,仿佛是金寨山水的缩影。他用收藏的方式,把故乡的自然之美定格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余成器在他的新著中这样写道:工作的原因,我在商业、艺术、政社领域,均有交集,也正因为经历丰富故而对感悟有别,认为自身无论处在人生的何时何地,都没有忘记初心与初心。虽然我的身份平凡,但从未搁浅那份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。再一次感谢广大读者的信赖,我就是这一过程永文艺青年。

的确,在多次交流的过程中,比如他的即席演唱、即席朗诵,都是满满的故乡情节,故乡已经永远地融入他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他的词作里有故乡的影子,他的民俗中散发故乡的气息,他收藏的石头根雕更是故乡自然的馈赠。他就像一位守护者,守护着金寨的文化、金寨的美好,也守护着自己心中那份浓浓的故乡情。

耄耋艺人的民歌情

程厚

“六月里来太阳热,小乖乖越晒皮越白”……近日,叶集区三元乡综合文化站活动室,传来一阵阵嘹亮的民歌声,传递着浓浓的乡情与丝丝乡恋,让人荡气回肠。

叶集区姚李镇汇文村民间老艺人王启耀,是一位80多岁的耄耋老人,也是叶集区姚李镇皖西大别山民歌非遗文化传承人。他是土生土长的姚李人,从小喜欢唱唱跳跳,受左右邻舍民歌爱好者的影响,耳濡目染,对民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学会了唱皖西大别山民歌。

据了解,王启耀在学校也经常唱民歌,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。放牛,他骑在牛背上也哼几句山歌,如痴如迷。如今,他的经典代表作有《捡棉花》《秧歌》《慢赶牛》《乖姐送饭》等,在姚李屡次举办的民间歌曲比赛中,中小校园里传唱。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民间歌曲,犹如一壶“陈年老酒”,既有皖西大别山韵味,又有浓厚的地域乡土特色,唱起来朗朗上口,听起来韵味无穷。

目前,叶集区宣传文化部门为了传承民间文化,让民间文化之花绽放在梦都大地上,特聘王启耀为民歌歌唱老师,负责三元、洪集、姚李三个乡镇的民间歌曲歌唱任务。王启耀欣然地接受任务,为了不辜负众,他挑灯夜战开始搜集整理备课。近日,他已在三元镇开始教授,并持续在洪集、姚李等乡镇巡回教唱民歌,受到全体学员的一致好评与欢迎。

俗话说:“当书礼戏真山歌”,皖西大别山民歌也叫山歌,是一种民间小调,产生年代可以追溯到元代,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。按演唱内容区分,民歌包括劳动号子、故事传说、爱情、生活四大类型,演唱形式则有一人独唱、对口唱三种。由于地区不同,民歌类型的分布也不一样。江南一带为秧秧田里和打夯时的劳动号子,南部大别山地区山歌以秧歌调为主。多年来,王启耀留心搜集整理多首民歌,近年来以演唱传统的庐剧、民歌而闻名,密切配合当地政府宣传政策、开展各种活动,人们称他为“老宣传”。

民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是皖西民间艺术瑰宝。为了抢救濒临遗忘的民间文化瑰宝,姚李镇开编编写《姚李镇志》,王启耀和大顾店年逾八旬的民歌手吴业英积极协助方志办人员,搜集皖西大别山民歌劳动号子、叫麦调、抗日民歌等100余首,已编入《姚李镇志》。

“日头渐渐往下坠,小乖乖关门要入睡……”歌中男女耕女织的爱情生活情愫,是皖西大别山一带姚李特有的农家爱情生活描述,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散发出民间乡土气息。一方水土一首歌,风情民俗尽传唱。

新时代新征程。王启耀用现代题材创作新的民歌,如《歌唱新时代》《乡村变了样》等民歌调题材新颖,传唱到山村、田间、校园,使民歌在下一代中得以传唱。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,王启耀听着录音一音一字地把歌曲用音符文字记录,整理下来,如痴如醉。2021年,王启耀编写的民歌参加六安市第五届大别山歌会,获得特别奖,原生态民歌《十二月农歌》、传统剧目选段《乖姐送饭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受到欢迎。

为了把民间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融合,让皖西民歌代代传承下去,王启耀对民歌教唱很有信心。“真没想到,这次区里能安排我担任民歌教师,我现在已到耄耋之年,也一直想把民间文化传承下去,让民歌一代代久唱不衰。”王启耀表示。

沃土春晖

本栏责任编辑: 徐 缓

E-mail:WXRB—xuhuan@163.com